

沉默嘲骂 抗日同心

石 流



■ 荀慧生

抗战时期，戏曲界人士有的弃艺从戎，有的以戏曲为武器宣传抗日，有的虽生活在沦陷区，依然保持民族气节，不向敌人屈服。梅兰芳蓄须明志；程砚秋京郊务农；尚小云变卖家产，创办京剧科班为河山光复后培养艺术人才……不过，在这漫长的八年里，为了生存，更为了周围演员们的生活，有些名演员也不得不登台演出。他们强颜欢笑，但仍不忘藉舞台演出以各种方式表示对敌人的明斥与暗讽。荀慧生在沦陷的北平演出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慨国难之日深，痛民族之苦重，有息影之退心，……知我罪我不能顾矣。”他不仅千方百计逃避汉奸举办的堂会，而且在演出他的私房戏《丹青引》时，藉当场作

画来表达对敌人的仇恨。

《丹青引》是一出轻喜剧，讲贫女杨云友善画，景仰当时名画家董其昌，却遇到恶僧的骗婚，经历波折终与董其昌结为连理。戏中有杨云友当场作画的场面，同时也是为了向观众展示荀慧生的绘画才艺。这一次，他边画边唱：“日暮天寒雁唳哀，呵毫自写表心怀……”画成，向观众展示一幅山水画，画中半轮昏暗的红日落在群山之中，题名为《秋山落日》。全场观众心领神会，掌声雷动，一位观众当场表示愿以重金收购这幅画。

其他演员也利用自己的特定角色对敌伪冷嘲热讽。名丑贯盛吉演《法门寺》中的贾桂，当他问郿坞县令赵廉：“你认识字吗？”赵廉答道：“本县乃二甲进士出身，怎会不识字？”他接着说“我以为光学日语，把中国话全忘了呐！”（原词为“我还以为你是捐班，官是花钱买来的。”）直接讽刺当时汉奸走狗的嘴脸，也表达了对侵略者强迫学生学习日语、推行奴化教育的愤慨。须知，这些行为在那时有杀头坐牢的危险。但为表达一片爱国之心，演员们甘愿冒险。正是由于在前线有荷枪战士，在后方有群众支援，在沦陷区有不甘屈服的小民，才谱写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八年抗战。如今，侵略者的后代们拼命为祖先不光彩的行为涂脂抹粉，竟不惜改写历史教

科书企图欺骗后代、否认历史。

奇怪的是，我们有人却把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从小学教科书中删去，不知他们是如何想的？前些时有人更将甘心事故、为敌人文化侵略卖命的汉奸文人胡兰成的著作大量出版，书中把上海人民切齿痛恨的女汉奸余爱珍写得温柔可爱。这些作者、出版者又是怎么想的？时至今天，我们文艺作品中反映日寇暴行、歌颂军民抗日的鸿篇巨著寥寥可数，曾写出《南京暴行——被遗忘的大屠杀》一书的作者、华裔作家张纯如慨叹，西方以纳粹屠杀犹太人为题材的书籍数不胜数，但西方人对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史实却知者甚少。前些时候，北京一个京剧团到台湾演出《红灯记》引起台湾同胞强烈共鸣，因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。今年是抗战胜利 60 周年，但是，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目还是四十年前编写的。我们多年来把抗战题材冷落一旁，于是出现了后代对日本侵略者罪行懵懂无知的情况。因而有人把日军军旗作为服装图案，把日军军歌在幼儿园中播放，穿着日军军装招徕顾客……简直把民族过去的屈辱与仇恨作儿戏。有人甚至还把一些具有抗日历史意义的建筑物或拆毁、或改建，还美其名曰“美化环境”！

当然，我们并不是要后代永远生活在仇恨之中，但我们有责任让后代认识历史，铭记过去。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，某些认为抗战题材已经过时了的论调，不仅是错误的，而且是危险的。二战时期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东欧作家有这样一句名言——善良的人们，你们要警惕啊！